



欧阳

旧式的文人雅士给人的教诲,感觉是不太在乎名利的,然而,他们自身追求的清高不是和名利有关却有些令人糊涂,标榜淡泊宁静为志,然名声高远之徒数千年来不绝于路,代代相继。夫唯不争,故天下莫能与之争,好像真的一样,可是到底是非还是非呢?

实际上就中土文化而言,人们很难搞清楚到底是追逐名利好,还是鄙夷名利高。读书人劝诫不要执迷名利,自己却无暇他顾,终日患策刺股忙于博取功名。有时候功名与利禄虽然有所区别,不过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应该说和淡泊名利之类似然人生态度还是有些背离,就连佛教建庙中后人,在宣传欲望乃是妄念的同时,仍旧招揽尘世信徒入寺烧香拜佛,以求取世俗的名利佑佑,总之,很多时候人们要搞清楚名利取舍是非常不容易的事。

面对这些似是而非的问题,古人心目中似乎没有什么导致焦虑的冲突,好像也不去操心这些莫名的烂事儿,然而,到了现在,文化绵延不绝中孕育的现代人好像失去了古人的坦然,尽管精神领域“淡泊名

迷糊的淡泊名利

利”独大,但名利双收也不是贬义词汇,结果是关于名利的衍生出杂多的思绪,其中不乏苦心焦虑的良心教诲,一些有洞见的教授甚至提出“君子喻于义,小人喻于利”的国学大义来,以期拯救迷途的羔羊。

对名利的贪婪想来确实是不太好的事,因为对什么贪婪都不好,不过泛泛地将追名逐利归之于贪婪,客观地说是有点误导了。

先说逐利,有什么不好呢?当前市场经济下的金钱博弈群雄天下,挣钱养活自己总是应该的吧,高尚一点说,不给家庭、社会增加负担,总比不屑于干挣钱却嗜老清高之徒好。再说求名,如果是名誉,是口碑,人品,显然就不是应该轻视的追求,好的信誉度和声望本身也会带来实际的利益。难道因此就要放弃个人、抑或是群体的荣誉拼搏而淡泊吗?显然不合适。即便是露脸名声的获取,以及与之伴随的利益共生,也不是被鄙薄的理由,特别是做人有品,行事有义者更应获得支持。

对大量积聚财富的人来说,在现代社会里名与利都是少不了的,捐献社会和私有独资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境界,简单地说,追名逐利者在处世态度和人生理想等方面,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共同体,名利之徒的指责本质上和名利本身是没有太多关联的,就如极权主义者,可能是守财奴,也可能是慈善家,总不能基于财富的追逐谋划就蔑视,基于陋陋的生活态度就夸夸吧?

“名利”背后的坏名声实际上是缘于名利之外的动机和行为。表面上看,名声和利益勾连在一起的时候,容易滋生出腐蚀社会的乱象,就像当下那些奖项名目下的文学吵闹。实质上无论其中蕴含怎样的复杂名堂,未必和名利本身有直接的关联,或者有人会说,正是因为“名利”才滋生了杂草败絮,其实不然。试想,倘若程序公正,或者名利分离,再或者名利的成立取决于公众而不是个人的好恶和不正当的权利,这种说法就不能成立——实在没有理由归罪“追名逐利”。

诚然,淡泊名利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项,不管怎么说名利都是虚的,生不带来死不带去,宿命的思想家也许还坚持人生就是虚妄,但芸芸众生并不受那么深远的虚妄困扰。未来生活更好是普通人的美好向往,逐利追名有助于改善将来的生活,当然就不是什么不妥的念想。

多元的生活目的和矛盾的“传统”教化必然会教化出多元的生活理想,有文化的人可以学尼采同志期盼着当一回英雄,体验一下洞中之王或山寨大王的感觉,也可以像斯宾诺莎那样无视“文雅”的存在,拒绝大学教授的声名,一生坚持摆弄几打磨光学镜片,以享受独立思考 and 思想自由的美好时光。作为市井苍生,喜欢在热闹的集市畅饮,还是愿意在安静的书房品茶,自便好了,完全没必要去折磨自己,吃饱之后无聊了,还去推敲是不是该“淡泊名利”——那不过是一个貌似深奥,实则荒唐的伪命题。

回眸,用带着社会温度的笔尖触碰高考

遇见一个北京女孩,高考刚结束,心中充满了对高考以外的这个世界的好奇,说话声里带着活泼的笑意。说起高考作文,她很轻松地告诉我:“写了我最喜欢的毛绒玩具,陪我度过高考的艰苦岁月,它就是我灵魂深处最喜爱的器物。”话语里的阳光、快乐,让我这个离开高考12年的老考生,羡慕、回味……

假如我回到12年前,再写一次高考作文,带着这12年的生活阅历,我会怎样写?假如她在12年后,再写一次高考作文,她是否还能像现在这般轻快地欢笑?人生或许就是这么矛盾,喜欢少年的洒脱,又向往成年的睿智;贪恋年轻时的一尘不染,又依赖成年后的丰富阅历。

高考,人生的一个阶梯。陪伴今年的900多万考生,编者请来几位作家、诗人及踏入社会不久的老考生,围绕2015年全国卷、北京卷、上海卷、浙江卷的高考作文题目,与全国考生共答考卷,让我们一起,用带着社会温度的笔尖,再一次触碰高考作文——昔日的青春洋溢、今朝的人生体悟,会带来读者怎样的思考,带给社会怎样的温暖?

高考作文与文学创作,看似相同又不尽相同,或许,因了作文的训练,从小怀揣文学梦想的人们会不舍追求,进而让自己的文学梦想变得不再遥不可及……

——编者

北京卷作文

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,从古至今有无数英雄人物:岳飞、林则徐、邓世昌、赵一曼、张自忠、黄继光、邱继光……他们为了祖国,为了正义,不畏艰险,不怕牺牲;他们也不乏儿女情长,有普通人一样的对美好生活的眷恋。中华英雄令人敬仰,是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的榜样。

请以“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”为题,写一篇记叙文。

要求:自选一位中华英雄,展开想象,叙述你和他(她)在一起的故事,写出英雄人物的风貌和你的情感。

假如我与心中的英雄生活一天

赵昂

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,还有两天就是中秋节了,距离我们的船队离开福建高山,已经整整两个月。今天,全军上下都很高兴,因为我们将到达鹿耳门,郑克塽会派人引我们入港,战事弭平,惟独将军一人,在舱内徘徊,眉头紧锁。

“将军一定是在发愁如何处理郑氏后人。”幕僚们议论纷纷,大家都知道,将军的父亲和弟弟,皆枉死于他。将军可是孝悌之人,每逢清明必思亲,杀亲之仇,怎有不报之理?也有人说,郑氏残部兵士还有四万多人,官佐一千七百余,如何处理,着实为难。

我走进将军的舱室,看到案头上摊开的密信,明白了大半,有消息来报,兵部正在征询各位大臣的意见,是否在战后放弃台湾。康熙的看法是,台湾是“弹丸之地,得之无所加,不得无所损”。

“满朝文武全都主张弃台。”将军眼睛里布满血丝,他彻夜未眠好几天了,一直在做着选择,“只有福建总督姚启圣主张保台,但姚制军已经病重,撑不了多时了。”

文武百官主张弃台,各有各的算盘,但这些人,将军哪个都得罪不起。庙堂上,翰林院掌院学士李光地,是举荐他的恩人,地方上,浙江总督施维翰,是康熙亲信,更是后方“监军”,福建巡抚也附和弃台。相比之下,将军曾效力于郑氏,能获信任带兵已属不易。幕僚们陆续走了进来,“之前姚制军上疏保台,结果为皇上所不满。现在姚督病重,来日无多,将军要先自保。”“现在当务之急是防止‘狡兔死,走狗烹’,上疏保台岂不是自寻死路?”幕僚们争执了许久,他们都担心,将军上疏保台,会祸及自己。

将军一直沉默,一语不发。

船已靠近鹿耳门,岸边百姓欢迎之声,远远传来。

“就要到港了,将军快做定夺,我们也做好准备。”已有人按捺不住了。

我想起和将军蜗居京城的日子,二十多年前,将军就是福建水师提督。后来水师被废,将军调往京城任闲职,生活困顿,夫人靠卖女红补贴家用。京畿没有船,没有海风,但将军每天都研究海潮涨落,船行走向,很多人都笑他,笑他痴傻。安心做寓公,有何不好,天下兴亡,与己何干?

就像现在一样。

“台湾一地,虽属外岛,实关四省之要害,弃之必酿成大祸,留之诚永固边圉。”将军缓缓站起,下达了命令,“不得诛杀郑氏一人。”

那些精明的属将,都明白了命令背后的选择:个人私仇,全数忘却,全军留守此岛。幕僚们散去了,将军一人坐在舱中。

那天晚上,我们船泊鹿耳门,我发现,这里的月亮也很圆。

徐仁河

在老家,人们使用最普遍的一种称之为“皮车”的运输工具。皮车就是独轮车,更多地方把它称为“手推车”。因为它的轮子是橡胶的,我们老家称呼橡胶为“皮”,于是它就被我们称之为皮车。

皮车可载物,也可坐人,但两边须保持平衡。在两车把之间要挂上一副车轡,车轡用厚实的硬布制成。两头是套车把的圆绳,中间是有皮垫子。驾车时搭在肩上,两手持把,以助其力。独轮车一般为一人往前推,但它惧怕上坡和下坡。上坡的时候,要有一个人帮忙在前面拖拽;下坡的时候,由于势能的作用,车速会变得很快。上坡时是顺拽,下坡时却是反拽,把绳子绕到车后来反拖,其情形与扯牛马的缰绳类似。如果既无刹车,也没有拽绳,那由不得,推车的人只好靠磨自己的脚掌来制

上海卷作文

根据以下材料,自选角度,自拟题目,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文章(不要写成诗歌)。人的心中总有一些坚硬的东西,也有一些柔软的东西,如何对待它们,将关系到能否造就和谐的自我。

和谐心灵

一位老教授讲课的时候,讲到了他的老朋友的故事,盈盈欲泪,很动情。他的老朋友在1949年前去了美国,很多年过去了,直到前几年,他突然要回来。回来的理由也许有很多,但他反复说的只有一个:回家收麦子。读大学前,他是个农家的孩子,五岁就开始帮家里收麦子,当然他以后走出了这片家乡的麦田,走得远远的,直到美国。但他会忘记吗?不会。那片麦田还在等待这个远游的归客吗?我这个片刻停留的听众、常态下的过客,不免也开始了担忧。

后来的故事我不知道,人生里绝大多数的故事都是有开头,而没有结尾的,哪里问得过来呢。即使三言两语问出了结果,即使麦田依然还在,能让他不辞劳苦,不辞遥远地归来,他又哪里割得动麦子?老教授说明了,老友其实要看麦子,又何止看收麦子,麦田的情景里有他全部的童年的回忆,有欢乐,有辛酸,有苦,有累……可老友千里万里,一年又一年的牵挂,偏偏就是这些柔软,偏偏他就不能忘怀。

隔了那么长的时间,走了那么远,他确是该回来收他的麦子了。麦子如果在心里里疯长,眼睛看到的将是燃烧的风暴。我心痛,不是为了老人,他毕竟拥有一块麦田。即使已被掩埋,即使消失了,在他心里它却还是会抽芽、吐青、扬穗。

在大唐诗人王维的心里曾经爆芽的是梅。他吟咏的:“君自故乡来,应知故乡事。来日倚窗前,寒梅着花未?”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诗人以小见大,也是挂一漏万的牵挂,何止是父母兄弟,何止是张三李四。它也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样的心灵是可以咏叹的;心中有梅的,或者像那个心里有麦子的温情游子;还有这位眼睛有着湿润的一团光讲述的老者……

如果我说只有心灵有负担,人生才能有承担,大概不会错的。

只是大多数人会依据现代的逻辑判断,认为我所说的负担就是一种坚执的精神或毅力,这当然很重要,但我说的不是。在这个压路机开进了麦田的时代,爱情被钻石代言了,强调硬度或者是价钱,柔软的心灵应该比西西里的野驴还需要保护,不是吗?

城市、现代生活所馈赠给我们的东西,

父亲,你正值中年,忙碌并快乐着真好,你诚实善良,忙碌并幸福着真好,你手勤腿勤嘴勤,忙碌并梦想着真好

拥有这样的父亲真好,因为有你,母亲笑口常开,因为有你,女儿笑口常开

父亲,如你所愿,我考上了北京大学,在你带我去学校的高速公路上你接连打了三个电话

从惊慌、惊恐,再到惊慌,父亲,女儿劝阻的力量微弱吗,但是法律法规的力量却无比强大

父亲,女儿只能选择报警,在你惭愧地接受警察叔叔的批评教育时,女儿也领悟了交通法规的内核:生命至上

父亲,做一个遵规并快乐着的公民真好,父亲,做一个守法并幸福着的公民真好,父亲,做一个憧憬未来并忙碌着的公民真好

(简明:一级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

皮 车

动了。我观察过,村里大人的脚掌皮都很厚实,不知是不是皮车推多了的缘故。皮车一般都是载谷拉豆,也有载人的时候,因它前头尖,后头两个推把如同羊角,我们小时候坐在中间横档上,手把着两个突起的羊角,父亲推着,吱吱呀呀地走在乡间小道上,很是拉风。村子里来了轱辘团什么的,母亲便会提早打发父亲推了皮车上路接外婆。我那个小脚的老外婆最好热闹,尤其喜欢看轱辘,等来到家门口的时候,我看到会忍不住爆笑,父亲在皮车的一边绑上了竹椅,外婆就坐在竹椅上,另一边为保持平衡,绑了一块差不多重量的石块。大概在我十岁的时候,出去干农活,父亲会尝试性地让我推皮车,一般是砍柴什么的,去的时候都是空车,我负责推。别小看空车,把握不了平衡,它会歪歪扭扭,甚至会栽倒路旁。那时候自己的手也红,根本握不到车把那块,只能靠指尖抵住。再后来,推个稻草什么的,我也能行。于是有的时候就很滑稽,车子堆了两捆稻草,蓬松的稻草挡住了车前的视线。自己掌着车把,不得不低头看着脚底下,

不知不觉改变了我们自己,地铁、高架,甚至磁悬浮……我们的生活需要速度、前进,可我们活得很累,很苦。你是不是一没见过那种事事要强、事事要占上风,事事要压人一头、事事要拔个尖得个好人呢?这就是速度、硬度、锐度(狭窄度)造成的结果。这种人眼下可能活得还挺自在、一往无前似的,但这样的心灵,我可以肯定它是没有退路的。

所以做一个试验吧,在你的心里如果麦子插上去,折断了,那就只有插玻璃了,就像在墙头上。或者还有一个选择,推倒那墙,松松土,那么你仍然还有麦子可收,麦田的风景可赏。

“此情可待成追忆,只是当时已惘然”——我竟会这样自然地想起这句诗。可不是吗?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无法触及的柔软,这里珍藏着的只有心动,热情,渴盼以及美好的憧憬——却仅是这样的感觉,就足以让一颗凡俗的心灵坚强并和谐,成为永远。

(徐芳,1980年考生,作家、诗人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浙江卷作文

题目:文章和人品

材料如下:古人说:“言为心声,文如其人”。性情偏急则为文急促,品性澄淡,则下笔悠远,这意味着作品的格调趣味与作者人品应该是一致的。金代元好问《论诗绝句》却认为,“心画心声总失真,文章宁复见为人”,艺术家笔下的文雅不能证明其为人的脱俗。

文章和人品,一个逼婚式的话题

七月

“文如其人”这样的千古名句一旦成为不可撼动的泰山,文章背后的人物由于轻而易举地浮出水面,就变得浅显,变得单薄,甚至残废地站在了读者面前。因为不真实和 inaccurate,以讹传讹,以致悖逆了真相。而另一完全相异的观点,如“心画心声总失真,文章宁复见为人”云云,也有失偏颇,即使引经据典,不过是舌战群儒之秀,未必经得起反方的抗辩。

其实,写作的动机和写作心理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状态,轻易定论或定义,都过于简单和草率,结果必风马牛不相及。

不妨暂时搁置争辩,回到人性的原点,作一目了然的回眸。

先说我们生存的空间,世间万物,如太极八卦,既相生相克,又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。而人生的启蒙以及成长,被不间断灌输的,却是一串串反义字的组词,诸如,好坏、善恶、美丑、忠奸、高低、贫富、爱恨……

这就是说,甫一植入我们意识里的,是非此即彼的思维。这种方式,伴随着昨天、今天和未来。自踏上学步伊始,孩子们听到最多的,是家长口中“好孩子”、“坏孩子”;迈入幼儿园,充斥于耳的,恐怕仍是老师说的“好孩子”、“坏孩子”。许许多多的定式,在幼小的心灵中悄然登场。这种对立式的传道授业,吞噬着我们多维度、多向度的想象力的吐蕊。尽管中庸之道在历史的各个时期皆受人推崇,途中起起落落,不足影响中庸“文化”成为教派,宗派或者飙至学术力量。我个人觉得,中庸的真实面目是力

图引导芸芸众生的生存方式,却无法改变对立思维的习性。正因如此,这种近乎进入我们体内的“细胞”,眼下蜕变成了少数缺乏深度的文化现象,一些碎片式的文化倾销大行其道。

事实上,一篇文章的形成,综合了作者的教育背景和生存环境、生活体验和积累,乃至写作冲动和灵感呼出的时况等要素。文章写作时,主、客观上都自动生存着创作因素之间的关系,且创作因素的彼此权重也因文章主题和文章要求的不同而随时变化。

文章有它的基本标准,脱掉它华丽的外衣,基本骨架大体是:语句是否顺畅,意思表达是否贴切,其他的就是文章深度和新意等等。后者是技术问题,需要写作经验和作者的驾驭能力。

一般情况下,写作时,围绕着文章主题和立意,会出现若干种写作方法,大致来说,分为如下几种:

1.实写;也就是人物、环境、事件,都是有充分事实依据的,不允许作者主观臆造,不允许介入写作者的个人想象和思想等。写作者只是搬工,承担的是码字责任。

2.虚写;人物、环境、事件是虚构的,但实际上一定有生活中的影子,只不过由写作者的思想穿针引线,所以一谈写作,多数人称之为创作——这时候,写作者笔下的角色是生活的再创造者。

3.虚实相交;这种写法,往往是根据生活中的一个点,按照写作的初心以及写作者的想象力,若出海捕鱼,目的是收网。写作者承担的是造船、织网,还要承担收网。文章中心不是写作者,是写作意图。

上述任何一种方法,人们很难找到与人品相关的线索,但也不能说彻底没有关系。一旦把人品加入到文章这样匪夷所思的命题里,人品这面酒望,文章的写作者就难逃干系了。写作者写作,可能受写作者的情绪和思想使然,或多或少感染了文章的情绪和思想。如果就此把情绪和思想拔高到人品层次,一时还找不出交合的通道。

倘若非要绑上人品,只好这样附和,即:写作时,客观存在着写作状态下的人品。写作状态下的人品,必有生活中的人品痕迹。如此解读,是给文章强加人品之说的演绎。700多年前的元诗人也并非是人品论的否定者,窃以为他是人品论的炒作者,在一个不必要的话题,投掷石子,谋在涟漪。

生活中,稍作留意,发现有人在不同的场合和时间段下,能发出完全相反的观点和声音。可以称之为人格分裂之人。应该承认,但这两种情景下的他(她),都是真实的他(她)。

人品与文章虽然有着千丝万缕的碰撞可能,但在现实中是独立的,像空气和水,非要找出什么关联的蛛丝马迹,可以说:空气是水的父亲,水是空气的母亲……总之,想象力有多大,关系就多大!假如文章人品论成立,我想,唯一能作为理论事实依据的:写作者在写作时,会分裂出另一个写作者,行使文章写作。针对反方,我也会说,写作者写作时,会出现人品控制了写作者的思想在写作。这样拉锯,我愈发觉得是无稽之谈了,恍然觉得,又是几千年前的惯性思维在作怪、作祟——凡事非要套个黑白封疆分地,然后制造出形形色色命题浪费时光,反正不衍生几窝研究者,誓不罢休!

最后我想说的是,文章就是文章,细究起来,与情感有关,与时代有关……生硬地把文章与人品结对,似在逼婚强娶,实为乱点鸳鸯。

(七月:1986年考生,诗人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赵春青画

本来就高不到哪去,旁人就看见车子自己咕咕噜噜在路上走。大人们打趣道,嘿,河惠推稻草——无人驾驶。

皮车是独轮车,因为只有一个支点触地,有违平衡法则,于是极易倾覆。奇怪的是,老家的人用它载重,载人,长途跋涉,却无比平稳、轻巧。甚至在狭窄的路上运行,其运输量比人力负重、畜力驮载都大过数倍,这种车可以在乡村田野间劳作,又方便在崎岖小路和山峦丘陵中行走。这是拖拉机之类的机动车辆望尘莫及。

不要以为皮车作用平平,只在乡间为父老乡亲们载点稻草、松枝什么的,其实,它也有很光鲜灿烂的功绩。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代,它的始祖叫做水牛流马,始创者是蜀相诸葛亮。在近代历次大战中,皮车更是屡屡冲杀在漫漫硝烟中。在机动交通工具普及之前,皮车是一种轻便的运物、载人工具。据说,祖父

的祖父用的独轮车却不是这样的,而是木头车轮,为了坚固耐用,外面包上铁皮。于是,它行驶时“叽咯叽咯”响个不停,像公鸡叫。后来,皮轮替代了木轮,可一些老辈人改不了口,依然叫皮车为“鸡公车”。

不管是鸡公车,还是皮车,抑或水牛流马、小推车,一个事实总难改变:我们的很多人是在它的车声铃影里长大。就像朴实的泥土,把我们养活,又将我们埋葬。

